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高连营 ◎主编

渴望中的生命

MEIYOUXINGGUANGDEYE

大多数人想要改造这个世界，
但却罕有人想改造自己。

人生没有十全十美，如果你发现做错了，可以重新再来。如果别人不原谅你，你可以先原谅自己。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渴望中的生命

主编：高连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数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高连营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12

ISBN7-204-07897-7

I.开… II.高…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 IV.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968 号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主 编 高连营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发行电话: 010-87713181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75.725 印

字 数 40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204-07897-7/I·1685

定 价 1192.00 元(全 40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总 序

文明的华夏,名人辈出,代代相续,千古人物。

成功、成名、成家,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

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谁不希望成功?谁不想到成名?谁不企盼成家?21世纪的年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成功从何处起步?成名的奥秘在哪里?成家的诀窍是什么?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

《开启未来》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怀着眷眷深情,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溯流而上,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去追溯自己成功、成才、成家,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高远的志向、顽强的意志、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因此,了解名人过去了的的历史,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领悟他们成功、成名、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这些名人,他们的青春岁月,充满了苦辣酸辛,坎坷磨难或

经战火的洗礼,或历曲折的境遇,或扬逆水的风帆,或留奋斗的足迹……

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有幸福的回忆,更有苦涩的泪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苦闷,更有失败后的反思。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

这套丛书的文字,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实感的迸发。因此读起来亲切、真实、自然,若汨汨清泉,沁人心脾。从他们的经历中,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做人的道理,处世的艺术,成名成家的奥秘。

老者不复返,来者永远新。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肩负重任,迎着风雨,用坚强的信念,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走向未来,走向光明,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

成功属于我,属于你,属于他,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2006年6月

目 录

石城海棠开	1
周之群	110
烟花笔记	147
颜桦的最后篇章	184

石城海棠开

倘若我能以一朵茉莉花香
刻镂你名字在我体内
让芬芬沁满我的心房
我就不再吞咽隔夜的胭脂
或者流落烟花种种

——周伯乃《今宵非因酒醉》

第一章

无意识细语

场景一：清醒与狂想

她有时会怀疑自己的记忆力，其实妈妈从来就没死，只是她患有狂想症而已，她常在幻想一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妈妈像蝴蝶一样坠落，白色的衬衫如旗帜般飘扬。

还有那朵暗红色的花朵，在水泥地上静静绽放。

她一向狂想。她热恋狂想的日子。

翻看着日记，扉页上写着“烟花日记”，她喜欢叫自己烟花，她总觉得自己在绚丽地飘零，散落，正如这世间的每一个生命。

读日记的时候，像呼吸着陌生的空气。空气的冰冷在刺激着她的肺，被刮伤的刺痛绞动着，她无动于衷地，陌然地，打量着镜中长着一张天真的脸的女人。

场景二：日记 1998.10.16

周从法国回来，他打电话说我给你带了香水，你用来当空气清新剂吧，你喜欢让屋里充满了怪味。

挂了电话就在想为什么呢，血腥气已经消失了那么多年。回想，回想，记忆总在绞痛着我的心脏。

十二岁，那年，那天，哥哥说想带我去看电影，回来时发现妈妈一个人坐在厨房里，身上散发着种腥腥的甜味。我问爸爸呢，妈妈摇摇头，说睡觉去吧，我在等你爸爸。

第二天我被妈妈的同事从学校接了回来，路上怀着逃课般的喜悦，兴灾乐祸地问出了什么事，那女人说没事，你爸爸叫你回家呢。

那是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七号，一个酷暑天，我身上腥腥的，粘着湿润的体温，有几只黄色的蝴蝶在阳光下飞舞，那女人用忧郁的目光看着我追赶着翩翩的蝴蝶。

到家时看见楼道口站了些人，地上有摊血，红的，浓郁的，狰狞的大理花。

那一刻是不是明白了，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我甩开那个眼神忧郁的女人冲上了楼，突如其来的恐惧让我疯狂地奔跑。

哥哥正坐在爸爸对面，他冷冷地注视着埋着头的爸爸，爸爸捂着脸抽泣。

呆呆地望着他们，演戏般的静默不知持续了多久。

哥哥说从此以后妹妹和我在一起，说完他站起来，轻轻地拉起我的手，我们走。

我不走，我抱着爸爸大声叫妈妈，我突然知道了失去的滋味。

爸爸绝望地抬起了头，眼里的泪水喷涌而出。

十八岁的哥哥伸手给了爸爸一个耳光，你不配哭。

多年后，还是记得哥哥含着泪，他说，我在自己房间里亲眼看见妈妈从楼上坠落下去，在一转眼间躺在了血泊中。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幕。她手腕上有刀伤，她头一天晚上已经尝试过自杀了。

当时我立刻想起了电影散场后在妈妈身上闻到的腥甜的味道，我终于知道那是什么味道了。

有时回去看看爸爸和二娘，送给他们一瓶香水，我想他们需要它，屋里腥味太重。

场景三：月光，女孩，手 1983.09.30

醒来的时候我意识到了眼睛的存在，黑色的，带着星星的点点光芒。

所以我看不见，我无法穿透黑暗。

我不知道从躺下开始已经有多少时间流过了。昏沉沉地，意识仿佛被压抑在脑子最底层，和油腻的记忆混杂沉积着，沉重而浓郁。

在小小的黑房间里，一个瘦小的女孩浑身无力地蜷缩在影

子里，直直地盯着自己的手。

她的手小小的，被咬得秃秃的指甲晕染着微红，那是她的血在底下流。她想起妈妈曾经这么说过。

妈妈经常捧着她的手，微笑着，眼里柔柔的母爱流转。

妈妈爱抚地看着她的手，别咬了，否则不好看了，妈妈喜欢你的手。

她的手白晰娇嫩，也是她身上唯一称得上白嫩的肌肤，手心里的皮肤似乎是半透明的，可以看见深处渗出一点点散落的红色。

只有妈妈注意到了她的手，别人从来没有说过她的手很美，但妈妈坚持这么说。

别人常说她的眼睛很漂亮，总是蕴含着一丝惊异的亮光。她的眼黑是妩媚的灰色，而不是黑色。白天的时候，她的眼睛是朦朦胧胧的深咖啡色，而在夜晚的月光中，她的眼睛是滋润纯正的黑色。

妈妈帮她梳头时会温柔地看她的眼睛，亲昵地叫她小猫。每次听到妈妈这么说，她就想起了猫的爪子，轻柔细小，温暖的皮毛下深藏着锋利。

不知道妈妈有没有这么想过。

她舒展着自己的双臂打了个哈欠，双手在空中相互磨擦，沉寂中沙沙悉悉的声音竟给她带来些磨刀般的杀意，和说不清的快感。

月光随着树影浅浅地移到床头，借着清朗的月光，我看见自己的右手中指指甲上发黑的淤血，但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

咬的了。

昨天的课堂上？

摇晃着脑袋，想让自己清醒些。可是记忆还是如同被强制压低的哭泣，起伏不定地隐现喉头。我没办法让它们上升到脑子里。

刚才那个孤独的看手的女孩子是不是刚刚参加完母亲的葬礼？我不由自主地泛起了同情，但同情这东西，也就是看见的那一秒才会产生的想法，转眼也就溜到了眼睛后面——它飞快地旋转，旋转，瞬息间，也就隐没在记忆这个巨大污秽的漩涡里面。

电灯突然亮了，我用手挡着眼睛，听见哥哥的声音有浓重的鼻音，你没睡着？

我眯着眼睛努力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他的眼圈怎么是红的？平时挺大的眼睛现在肿成了一条缝。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渐渐习惯了灯光，眼睛睁得略微大了些。

我有些迷惑地看着哥哥。

为什么我的头那么疼？怎么眼皮也重重的？哥哥的目光有点怪异，和平时不一样。

我再看看镜子，听见自己的尖叫声。

我的眼睛红肿着，脸色惨白。

我想起来了。

我入睡前刚参加过妈妈的葬礼。

我的手上有一道道淤血印子，白晰的皮肤上清楚的暗紫。

这是拼命拍打着把妈妈关在里面的门时留下的。我已经清楚地想起来了所有。

场景四：绿手——遥望的眸子

喜欢趴在窗台上看街道上的灰尘，和灰尘中匆匆闪过的人。

其实我根本很少看见那些空气中飘浮的微粒，只是我觉得应该是能看见的，既然别人都说我的眼睛长得像猫。

南京有漫天的梧桐，绿油油地铺盖了天色。我的窗口就有梧桐延伸过来的手，每个起风的夜晚，它轻轻扣着玻璃窗。

那只瘦瘦的手，长着绿色的汗毛，随着晚风轻柔地荡漾。

我叫它绿手手，它是我在深夜时唯一的伙伴。

爸爸结婚的那天，她等待着夜晚，穿着一身的黑色。

爸爸的新娘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女郎，浓郁沉重的黑发高高地盘在头顶，被粉刷得惨白的脸衬着黑洞洞的眼眶。

新娘的高大让已经开始有点苍老的爸爸相形猥琐枯干。他疲倦的鱼尾纹和憔悴得发白的眼珠死气沉沉的，无神却又透着股阴森的诡异。每每注视他的眼睛，她就像冰渣迅速在血液里游走渗透般不寒而栗。爸爸的脸很白，所以细微的纹路更加清晰地浮凸在轮廓分明的脸上，他的嘴唇有些向右倾斜，总给人一种右边的唇厚重些的感觉。她有时会想像着爸爸的脸就是坟头，他的嘴是坟墓边歪倒的小门，门已经残破了，被风雨侵蚀形成的一个个边际圆满湿滑的裂口密密地无序排布着。

她总能感觉到爸爸身上散发着死亡的腐朽气味，这味道来自他的灵魂，而不是来自妈妈的死。

可能正因为他渐渐老了，隐喻的坟墓才会真实地浮在他的脸上，幽幽的阴气经常吸引着她，让她一天天地在他的面部寻找，寻找那种含混、却又注定走向死亡的衰退的走势。

她有时会想是不是自己很残酷，她在热切地等待着爸爸的衰老和死亡，怀着隐约的期望和恐惧，罪恶感会在夜晚恶狠狠地试图压抑着各种从脑海浮起的种种不切实际的念头。

新娘的脸像被水浸过的卫生纸，五官模糊不清，泼洒般混沌的边界，虽然为了这一天，她很费力地涂黑了眼圈和眉毛，嘴唇也是鲜明的血红。

新娘在笑，勉强而虚伪的笑容停滞在脸上，眼神不安地打转，在房间里。房间里只有新娘一个人，似乎有些无助，因为此刻她面对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

新娘子一会儿百无聊赖地望着天花板，一会儿又将视线投向地板，斑驳的水渍就挂在她的头顶，印在她身后的墙面上。暧昧的黄色水渍，奇形怪状地恣意蔓延，和斑驳地化着浓妆的脸相互衬映，怪诞的抽象画一般。

那个黑衣的小姑娘隔着磨得毛毛的玻璃缝不时偷窥坐在阁楼下的新娘，这一大堆无聊而且浓重的色彩让她拼命地揉着变换着阴晴的眼睛，仿佛可笑怪诞的廉价油彩是她眼中不自觉流下的泪。

她始终躲在阁楼上没有下来，新娘就在她的身下，她在暗处，新娘自以为安全，实际上却完完整整地暴露在她的视野范

围内。

她看见爸爸走进来，蜻蜓点水般地掠过新娘的唇，说，她病了。新娘惶惶不可终日的表情豁然开朗，释然的笑意掠上了眼梢。新娘的笑绽开时，她开始明白自己在这个家中的地位了，他们忌讳她，她是他们的心病。

那个晚上，我在黑暗中用眼睛找寻着绿手手的汗毛，大声地叹息，在这种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没人能听见这种毫无意识的叹息。

第二章

家——遥远的天堂

爸爸曾经很努力地尝试叫我把他的新欢叫做妈妈，他几乎为此用尽了一切办法，包括用他军用的皮鞋砸我的脑袋。

我苍白着脸瞪着爸爸，仿佛从来没有见过他。我想我认识他，但他的狰狞让我认不出他熟悉而又陌生的脸。

常常盯着一个人看，就会越来越觉得这是个陌生人，虽然他可能是你最亲近的人。这是哥哥告诉我的。我相信哥哥说的话，当我盯着爸爸的时候。

哥哥已经当兵去了，他临走前坐在我的床头，唇上薄薄的绒毛在阳光的照耀下显现着透明般的朦胧。我们只是沉默着，

一言不发。

我已经体验过了离散的滋味，所以清楚地意识到了他的走对我是个多么沉重的打击。我其实并不怕孤单，怕的是面对家的时候却没有家的感觉，妈妈走后这个家就已经笼罩着烦闷失落的气氛，而哥哥的走，无异于彻底地拆散了它。家，已经散了，也许早就该意识到这一点。哥哥拍拍我的脑袋，我有点想哭，可是我发现自己已经不会哭了。也许，眼泪早在妈妈去世的时候就已经流干了吧。我抬起眼睛望着哥哥，他的眼圈红了。

哥哥没见过爸爸的新娘子，爸爸告诉他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反应，好像根本没听见，隔着电话伪装其实应该是一件挺容易的事，至少哥哥做到了。

我当时在踮着脚努力听那头哥哥的声音，爸爸紧握着话筒的手有些微抖，我听见爸爸说，她不错的，对妹妹挺好。一会儿，爸爸生硬尴尬地重复，她是你新妈，就是我的妻子。

我隔着爸爸的手听见哥哥的声音在电流声中坚定清晰，我听不见你说什么，你在说妹妹吗。

我接过话筒，大声叫着，哥，妹妹在爸爸的办公室，妹妹听见你的声音啦。

我得意地欣赏着爸爸的颓丧，他歪斜的嘴唇扭曲了，没有一丝血色，我想起了楼道口的一扇小门，红色的油漆已经剥落了，只剩下惨淡的木头，和被潮气长期侵蚀略微发黑的一条条纹路。

二娘比爸爸小十岁，在街对面的校办工厂做内务，每天也就是做着些看看报纸冲冲茶的事情，可能是太闲了，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留在了家里——曾经我固执地以为那是我的家，她是擅自闯入的陌生人。当然，没有多久，我还是真正地明白了，那是她的家，我才是真正的不速之客。

二娘喜欢穿着黄色的上衣，她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黄中透灰，这种灰头土脸的颜色让她的脸更有些病态的憔悴。她的脸上散散地分布着褐色的雀斑，尤其是鼻子四周。微斜的眼角隐含的邪恶曾经如此惊骇过我，我不敢让自己直视她的眼睛，对她微吊的眼角最直接的联想就是白雪公主的后妈。

我对二娘那种本能的恨意是深刻地根植在心中的，仅仅是因为她在妈妈死后的第二年就走进了爸爸的家。我心底隐约怀疑妈妈的死是她造成的，虽然我极不情愿认为她有任何一点比妈妈强，想像她抢夺并且成功地占据了妈妈的地位是痛楚的，因为她绝对和妈妈无法相比，把她们联想到一起都是犯罪。

她身材粗大，浓眉大眼，一兴奋就坐在茶几上，肥硕的臀部把茶色的有机玻璃压得沉沉欲坠，发出痛苦的吱呀声，而她从不在乎，手舞足蹈口沫横飞地诉说些毫无意义的鸡毛琐事。她是妈妈的反面，我这么想。

妈妈是舞蹈演员出身，身材高挑，甚至在哥哥已经十八岁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会误会妈妈只是个初婚的少妇。妈妈的皮肤白净细嫩，除了眼角有一点点细碎的纹线，没有什么会透露她的实际年龄。妈妈是沉默的，她安静从容地生活，我没有见过她焦虑或是兴奋，在妈妈的眼里，也许强烈的情绪是浮躁的